

思益堂日札

思益堂日札卷五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古典誤用相承

事有古人誤用後人承用之不覺者後漢周舉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其亡月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禁煙老弱不堪多死者舉爲并州刺史弔書置介子廟使遂溫食是寒食在仲冬後世乃移至仲春清明前三日唐宋以來皆入詩新序宋玉對楚王有云陽陵采薇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曲彌高和彌寡云云是曲高和寡爲引商刻角流徵之音矣而後漢黃瓊傳云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後人遂專主陽春白雪爲曲高三國魏志注許汜曰陳元龍自臥大牀臥客於小牀劉元德曰如我願臥

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則臥百尺樓者昭烈也而東坡詩
曰恨無揚子一區宅願臥元龍百尺樓京魏公鐘詞云休
臥元龍百尺樓則以百尺樓語屬之元龍後來更無論矣

落霞孤鶩

王子安落霞孤鶩句不獨藍本開府落花芝蓋也宋書謝
靈運傳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良吏傳冰心
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隱逸傳榮華與饑寒俱落
巖澤與琴書共遠蓋當時習調不足爲異但視其工警否
耳

追贈陳歐陽兩太學詞

四朝間見錄載追贈陳東歐陽澈詞其略曰古之人願爲
良臣不願爲忠臣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爲忠臣
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願謂朕何如主也八

年於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
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此王公
竹西行詞脫盡宋人制詞習氣

魏默深造文

邵陽魏默深同年源曾函寄古文三首俱未經刊行者恐

久或湮沒失傳亟錄於此其書明史藁一云嘗聞楊椿之
言曰明史成于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
于表志而萬厯以後各傳又長于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
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
元諸史上以上楊氏原文是則是矣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弊
仍不能革卽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
既見于此復見于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
多數倍平雲南事止宜見于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于沐

英傳後足矣平夏平朔漠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未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島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村蠻戶動列蕃國何與共球僅據三寶太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毫無剪擇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于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卽黃得功李定國二人子所見野史述其戰功事迹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書明史藁二云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撰欽定書彙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藁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僉王不可脩

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藁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藁出萬季野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藁於王之案列傳後附采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黃南雷詆爲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序謂出夏公身後冒託其名後錄稱夏消古撰全謝山駁其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消古父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誣其父之理消古十五從戎十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視匪黨如糞壤豈有堪挂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

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污蔑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爲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爲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爲王鴻緒增竄無疑且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爲士誠守城不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淮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富民之田悉爲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只輸一斗可謂幹蠱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建文是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藁只載成祖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戚十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爲倡皆諱不書卽蘇松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爲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畝租六升至

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一分爲民田餘十五分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况鍾爲知府正統間周忱爲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三尙存一百七十萬而歲歲逋負不能足額萬厯中始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朝康熙雍正又豁免其半改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爲吳人豈有不知而曲筆深諱若非禮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身後其子孫鏤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葉遂礙頒發攘善而不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又云幸存錄處處以東林與攻東林者對勘夫攻東林者何人何以毫無稱謂蓋去攻東林者四字則必稱閹黨將如何下筆故爲此蒙頭蓋面揜耳盜鈴之計不言何人可謂心勞日拙欲蓋彌彰矣其先謂馬士英是小人中君子阮大鍼是小人中小人其後又謂某某

等不如阮大鍼尚有俠爽之氣可與言大誼明出馬阮餘黨于國亡之後尙懷餘毒含沙陰射不得不嫁名於忠烈之夏允彝父子嗚呼麟豸而爲桀犬之吠乎其書趙校水經注後云近世趙一清水經注爲戴氏所剽而其徒金壇段氏反覆力辯爲趙之剿戴謂趙氏成書在前刊書在其身後凡分經分注之例趙氏未嘗一言至戴氏始發明之及聚珍板官爲刊行而後人校刊趙書或采取戴說故二書經文無異是不以爲戴氏之剿趙而反以爲趙氏之剿戴且怪梁耀北昆仲刊趙書時何不明著其參取戴校之故謂以攘美成疑案其說嗶嗶千餘言註誤後學靡所折衷請詳闢其妄以正欺世盜名之罪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 四庫全書今 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是戴氏在 四庫館時先覩預

竊之明證其後聚珍官板刻行又在其後若謂趙氏後人刊本采取于戴則常與四庫著錄之本判然不符而後可豈四庫書亦爲趙氏後人所追改乎其妄一也若謂趙氏序例中未言經文不重舉某水注必重舉某水之例則不知趙本第二卷河水篇下首言之矣江水又東逕永安宮下爲注之混經則附錄中歐陽元水經序又言之矣皆戴氏所本何謂趙氏不言妄二也且趙一清與全氏祖望同時治水經全氏水經未刊予曾見其鈔本凡例一卷于經注分晰尤詳凡戴氏所舉三例皆在其中故趙書不復重述凡例豈若戴氏攘人所纂故于趙書首闢其注中有疏之說謂同于豐坊之僞本及戴氏所校水經則又于第一卷河水篇爾雅河出崑崙墟下引物理論十六字爲注中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山海經下引括地圖十三

字亦同此例其餘不一而足是則注中小注之說戴氏既竊之而又斥之盜憎主人不顧矛盾壹至是乎妄三也此外戴氏臆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貯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卽係明朱謀瑋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鄙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戴之僞託于大典而大典實無其事且恃祕閣官書海內無從窺見可憑城社售其臆欺妄四也至趙氏畿輔水利書百六十卷爲戴氏就館方制府時刪成八十卷則段氏亦不能曲諱謂戴就方敏恪制府館半載何能成此鉅帙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試問戴氏水利書旣據趙爲藍本何以凡例中又不一字及于原書深沒其文若同剽造是戴氏之于趙一竊再竊不僅月攘宜其書至嘉慶中又爲吳江通判王履泰所竊刪改爲畿輔安瀾志進呈被賞可爲郭象

之報妄五也戴爲婺源江永門人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有同門方晞所作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旣盛凡已書中稱引師說但稱爲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其背師盜名合逢蒙齊豹爲一人則攘他氏之書猶其罪之小者也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江氏亦不願有此弟子也

龔定盦先生論私文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許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羸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

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勗勞於在原
咨嗟於在朝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
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
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
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說史
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
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婦貞婦何以不
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
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子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
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祚帝不愛之欲以子董賢
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
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

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喾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麋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闈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頰頤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穢獻豨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

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右龔定盦年文文續集論私一篇也文雖不甚純正而橫恣透快足以褫鬼魅之魄而警訐激之奸備錄之夫許以爲直古來如此頗多而近世更積習相沿沽直自喜不勝引述偶記宋稗類鈔有一條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懶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屬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

火焚之而去此事出自婦人尤不易得凡朋友之負義者
狗彘不食其餘矣

萬季野語

勿讀無用之書勿作無用之文萬季野誠方靈皋語昔程
子謂泛覽爲玩物喪志黃山谷好作豔詞法秀禪師謂其
惡墮惡業非止於無用矣必如西山之大學衍義正己匡
君文山之讀聖賢書成仁取義方可謂之讀書孔璋一檄
襪未死之奸醜奉天一詔收旣散之人心方可謂之作文
若李諤之所彈隋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自魏之三祖
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逐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
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遠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
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速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顧亭
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顧亭
林之所論顧氏生員論曰今以書坊所刻制義謂之時文
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其書其文
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

又皆今世之所謂有用者矣豈不偵歟

書淵明先生集後

佞佛者愚闕佛者迂自來大家詩文集尋僧游寺偶然
寄興借作點綴亦正無妨雖以昌黎公之上表闕佛大聲
疾呼而報大顛書游山寺詩猶存集中也獨有陶彭澤爲
遠公招入蓮社終不肯留集中無一字涉及二氏無一語
提及野寺山僧亦不努目橫眉詆及釋教心中無筆下亦
無峻節清風獨有千古嗚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賢乎先
生其不可及也已

精廬

文選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太宰碑表云故精廬安啟必
窮鐫勒之盛李善注引東觀漢記王阜欲出精廬事五臣
本削之注云精廬寺觀也予案後漢書姜肱傳注精廬講

讀之舍王伯厚先生因學紀聞說此條謂五臣謂寺觀爲
謬第考古講讀之舍亦未聞立碑之事若如漢開母廟石
闕銘李堂山石室畫象題字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李翕郁
閣頌武梁祠堂畫象題字武氏左右室畫象題字前石室
及石室祥瑞圖題字表所云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皆
是此類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是晉以
前道士亦置精舍則所謂精廬者必祠廟非學舍唐韋應
物詩云吳興老釋子野雪改精廬蓋自唐以後專以精廬
屬之寺觀也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一卷凡二十一篇黃梨洲宗義所著其自序
有云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隱然以經世自
任當時顧亭林諸老皆推稱之其實此書鑒於明末之裨

政而發不盡可行於後世如論原法則謂當復設丞相謂入閣辦事職在批荅猶開府之書記其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論學校則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其法亦煩重難行論建都則謂都燕爲害而宜都金陵此尤昧於形勢者論方鎮則謂封建難行方鎮宜復其中有云今各邊有總督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諉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數語頗中近世情弊願因此遂謂方鎮宜復則謬矣論田制則欲復井田論兵制則謂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於戶論胥吏則謂宜復差役用士人皆不脫經生家習氣於事勢無當也其末篇謂奄官之害譬之於毒藥猛獸此則當日目

快心傷故言之悚切如此論理財謂宜廢金銀行錢鈔中
有云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
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
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
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胙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
也此條子頗取之黃氏之傳讀此書謂箕子受武王之訪
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
胸中者則麥秀之桐荒矣全謝山以此言爲南雷忠臣予
謂此待字從待聘待賈竊取來雖微失檢不足爲其大節
疾也程魚門晉芳正學論曰梨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
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
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
而不能通權達變者乎

孫履齋示兒編

孫氏云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卽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闔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闕伏惟尙享仁皇深喜其敏速錢竹汀云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尙未卽位也章獻太后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文亦輕豔不可施於母后予又案孫氏論大禹謨五行一條云取五行之相剋者言之剋下爲財故也剋下爲財此俗傳祿命書中語豈可引以詁經錢氏所謂委巷無稽之談見笑大方者也他如釋竊比於我老彭以老彭爲老子彭讀若旁訓爲側翟氏論詁義已駁之又論六書內謂余與余近不知余爲俗字余字自有奢音耗耗本一字而云耗近耗此皆通人之蔽又引紀元有神電二字盧抱經云未詳予徧檢

各書卽偏霸僭偽紀元亦無此二字殆一時偶誤耳

梁孝元著書

梁孝元著周易義疏十卷見本紀金樓子作三十卷禮記私記五十卷十七卷注前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惜其書不傳此外著述未成各種尙有四百八十二卷古帝王著作之富未有過之者矣

考證有誤

紀文達所校書爲世所推姚姬傳先生極詆之然實亦有疏略處如史記卷三般本紀大最樂于沙邱考證云聚譌最引通鑑前編改正案裴駟集解引徐廣曰最一本作聚是在晉時本作最但有一本作聚不得竟謂之譌矣通鑑爲宋人之書而可以上正晉唐之失哉又引疑獄集爲和嶮著云嶮爲和凝之子本末無可考案疑獄集爲凝所著

矇上之非矇著也今集內有岳忠武及錢若水事相距一二百年世次全不相及其非原書可知又宋史矇自有傳爲凝第三子其表上凝疑獄集亦有年代乃云本末無可考何也

書思適齋百宋一廬賦後

千里自述所校宋本書以前後漢書爲第一不知其最可笑者卽此書賦注中極稱劉元起後漢書而斥劉之問前漢書予案此卽宋慶元本前後書皆劉氏一人所槩劉名之問號元起卷首署檢有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十二字顧迺析名與號爲兩人又譌之問爲之問必是未見此書大言欺世監本之問譌作之同則或誤在鈔胥未可知也慶元本刻最佳字亦大予有此書後歸於袁漱六同年芳瑛聞此書今尙存其家

唐韻正

唐韻正流字下引急就寫縛束脫漏亡命流脫載攻擊劫奪檻車膠七字

雞肋編

雞肋編宋莊季裕所撰提要稱其學問頗有淵源多識軼聞舊事至謂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案季裕錄此書不過記其格式並責其初渝盟失信以啟敵讐其中卷第一條記靖康初皇弟肅王使敵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之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又引李易安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並南游尙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之句皆含隱恨似非專主和議者

風和

雞肋編云穎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其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案風和紀元與示兒篇所載神電二字均無可考

觸趨同韻

西京賦百獸凌遽駭瞿奔觸喪精亡魄失歸安趨毛西河因引觸字作平聲與趨叶不知趨音促與觸叶也

讐校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讐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案今人校書皆一人校其上下據此讐書若今之對讀矣俗誤以校讐爲一事失考

岳忠武硯

岳忠武侯硯有二其一見鄒章周紀事錄云同人李生爲

子言順治九年曹永國

志建

舊部餘卒自粵下衡陽道臨

武屯於城東及去後民於屯所競拾金甌瓶罌之遺有童子後至見一磨稜硯背微有礪刀痕拾歸李君易以百錢濂視之乃知爲岳侯忠武硯也闊約五寸長七寸高三寸色如猪肝堅而瑩澤邊痕悉剝落面有池池上正中一血鴈眼琢爲日象墨香厚積濯之不可去底下微琢空容一指許至池背則稍平實未琢也硯之邊右鐫四篆曰丹心貫日左鐫五篆曰湯陰鴈舉識右側旁楷書鐫曰岳少保硯向供宸御今蒙上賜臣達此古忠臣手玩也臣何能堪謹矢竭忠貞無辱此硯洪武二年正月朔日臣徐達謹記其一見梁紹壬兩般秋雨菴隨筆云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溜不涅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

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眞書文草書皆道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_學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夏常王澍拜觀予案此二硯一供明祖宸御轉賜中山一流傳於疊山文山兩公之手豈神物自知擇主歟抑忠貞之氣託物相感也

楊黃號異

楊廉夫晚號江山風月福人見廉夫集黃子久自號大癡哥見書畫譜

古人姓名截用合用

自左傳祝鮀稱載書晉重耳曰晉重後儒遂多緣此例將
古人姓名割裂入詩文中如揚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
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揚雄賦迺命票衛票言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天問萍號起雨萍謂雨師萍翳也皇
甫諡釋勸榮期以三樂感尼父謂榮啟期又鄭真躬耕以
致譽謂鄭子真張平子東京賦呼韓來享謂呼韓邪穆子
容重立太公廟碑盧忌置碑僻據山阜謂盧無忌也潘岳
馬汧督誅齊萬燒闕謂齊萬年抱朴子秦西以過厚見親
謂秦西巴蜀志秦宓傳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
歸之文謂嚴君平晉書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教謂申
包胥王濬傳世祖旌賢建葛亮之嗣謂諸葛亮王羲之傳
師宜懸帳之奇謂師宜官文選引陸機辨亡論丁奉離裴
以武毅稱晉書作鍾離裴祖瑩爲元顥與魏莊帝書朱榮

爲福於卿是禍謂爾朱榮南史宋奚顯度領人功勳加撻撻民間謠之云身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云勿回願付奚度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徐摛庾吾羌恒日夕謂庾肩吾庾信銘年銷張辟謂張辟疆韋嗣立授黃門侍郎制芝蘭并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并驅有劉山之昆季謂謝安石劉公山也劉知幾史通雜說篇馬卿自敘謂司馬長卿李商隱爲舉人上蕭侍御毛傷榮彈鱗損任鉤榮南齊垣榮祖善彈也李邕東林寺碑殷堪握衣而每談謂殷仲堪王勃滕王閣序用楊得意作楊意陸贄奏裴延齡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言少正卯也朝野僉載論鄭綱前託俊臣後附張易謂張易之褚載賤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謂曹不與冊府元龜僭僞部矜大天福四年詔鄭弼拜詣闕廷林恩別陳訴狀謂鄭元弼老學葺筆記呂

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經筵廷辨韓琦之奏疏謂
司馬光朱君山墓誌魚山本誌門豹遺風謂西門豹費鳳
別碑司馬慕蘭相南宮復白圭謂藺相如其見於詩者庾
信詩惟有邱明恥無復榮期樂謂榮啟期又始知千載內
無復有申包謂申包胥又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謂南
宮敬叔陸厥詩如姬臥寢內班婕坐同車謂班婕妤劉孝
綽詩幸非使君問莫作秦羅辭謂秦羅敷潘岳關中詩紛
紜齊萬亦孔之醜卽齊萬年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
謂東方朔又梓潼不見馬相如謂司馬相如又曾不問潘
安又潘仁豈是才皆謂潘安仁又從事人人庾杲蓮謂庾
杲之楊巨源詩不同蘧玉學知非謂蘧伯玉盧照鄰詩孫
賓遙見待謂孫賓石杜甫詩願愷丹青重謂願愷之又劉
牢出外甥謂劉牢之白居易詩君看齊鼎中焦爛者鄭其

謂鄭食其又宏恭陷蕭望謂蕭望之又張謹哀間人日哭
謂張公謹又天教榮啟樂人恕接輿狂亦謂榮啟期又憑
君一詠問周師謂周師老朱澤嘲人詩何如郭素擬王軒
謂郭凝素王遠軒其名姓合用者賈誼新書稱曹參周勃
爲曹勃淮南子稱杞殖華還爲殖華漢斥彭長碑稱高柴
穎考叔爲柴穎顏氏家訓引蒼頡篇云豨黔韓覆謂陳豨
韓信漢書徐樂傳名何必夏子注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
杜周傳覽宗宣之饗國注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
也

竊襲前人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納蘭性德撰性德本名成
德字容若滿洲進士此書方望溪集謂本陸元輔撰徐健
菴刻經解時改題性德名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

撰此書朱竹垞有序謂嘉興徐善字敬可所輯

語忌

元延祐元年十一月擬出進賀表文觸忌諱者極盡歸化
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沒泯滅凶禍傾頽毀偃
什壞破晦刑傷孤墜鷲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
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辰空
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
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倣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
板蕩荒古迪師制革睽遠尸叛散慘怨剋反逆害戕殘偏
枯眇靈幽沈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
恤罪辜愆土別逝泉陵凡一百六十七字著爲令至三年
八月始弛其禁今時翰林恭擬進呈文字及殿廷考
試禁避亦嚴但不明著條律卽擾惑顛匪醉酒酣笑魂魄

夢噬墳墓等字俱入禁格他可類悟學子不可不知案王伯厚辭學指南內語忌一條云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調用負黼屨憑玉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劉嗣明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陳述古草明堂赦文用奉祠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臆詞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釐降二字教習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甚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皋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旣失秦川之利

乞改正勿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壽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洪景盧紹興中作謝歷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徵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曰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用我字太無禮洪景盧草葉顛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當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於契丹答書用鄰壤交權不免以字嫌又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開禧用兵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蒸蒸之語何自而出

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議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以爲哉與災同制治於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爲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細之宜禁止詔可馬氏貴與曰紹聖崇觀而後羣儉用事醜正益甚遂立元祐學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士子志於進取故過有拘忌蓋言休兵

節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則惟有逢迎諂佞而已

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明初文字忌避更重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

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屝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髻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親戚親親

古稱親戚指父母兄弟言錢氏曉徵史記考異詳引之王氏伯申經義述聞加證其說子案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是以親戚之路扇塞而不通親戚謂武帝與太子此條錢王兩家俱漏引後世借呼姻婭爲親戚亦有作親親者詩戚戚兄弟正義云戚戚猶親親也世說賢媛篇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宋書王鎮惡傳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弟中表親親者孝義蔣恭傳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皆是

三字齋館名

史記有益延壽三字館名法苑珠林有獅子吼三字寺名金剛經有給孤獨三字園名東坡有德有鄰三字堂名思無邪三字齋名晁无咎有歸去來三字園名陸放翁有心太平室

大行山本音

近時制義中大行不加等句禁用以大行二字故避也案
宋崔伯易公度作感山賦歐陽永叔以示韓魏公魏公上
之英宗宣付史館感山賦原名大行以大行近時忌故改
則宋時已禁此二字案山海經淮南子俱作五行山列子
作大形山則當如本音不得讀作秦杭兩字也王伯厚辭
學指南云如大行陟遐之類是時忌多改大行作盛行

羅紉

王新城分甘餘話云秦羅敷二字敷或作紉李西臺書小
詞亦作羅紉嬾眞子引漢昌邑王賀妾名羅紉乃嚴延年
女孫然不言敷紉二字何以通用予案漢書嚴延年字長
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嬾眞誤將孫女二字連讀妻又誤
作妾紉字集韻音敷并無紉字之說想係李詞譌筆嬾眞

誤注新城又未詳考耳

漢同時有兩嚴延年一字次公係劾霍光擅行廢立者一字長孫卽羅紉之父故班氏書字以別之

水火取象

生火之法空其中則易然貯水之法滿其器則可久此亦見中虛中滿之取象

牛肉兩厄詩人

杜工部在耒陽飲白酒啖牛肉一夕而卒賈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於傳署今墓在普州之岳陽是唐時詩人兩遭牛肉之害也

不宣不備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宣不備分輕重其實不然楊修答臨淄王書末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以兩字合言猶辭不周

悉之意足知無所低昂也又有用不一不悉不盡不餽者者俱隨意無所別傷盡也近世忌諱較甚卽不餽二字亦不用以與賜同音也若古尺牘中所用死罪二字尤不敢形簡畢矣

影妻椅妾

林逋仙妻梅子鶴事人所共知他如米襄陽飯白雲爲子茶甘露有兄或問露兄何出曰無他只是甘露哥哥耳顛氣可掬至有詠影妻椅妾者云以影爲妻以椅爲妾尤爲匪夷所思

王文成槿筆

明王文成謫龍場削槿枝以代筆載黔記用樹枝作筆畫荻外僅有此事

太乙肘後經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爲陽數之窮百六爲陰數之窮皆所謂厄候也三代前羿浞逢第七陽九舜禹逢第七百六以下由年數推之可得然亦有值其時而不當厄者豈元會運世之說亦有不悉然歟

思益堂日札卷六

長沙 周壽昌

蓮草花 紙錢

隋王叔迎神歌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
領望江遙滴淚白蘋風起水生紋今婦女以蓮草紫花插
頭上實始於此又紙錢一名寓錢或云始於唐時王瑛至
五代周世宗時更盛有泉臺上寶冥遊亞寶之稱今案王
叔送神歌云根根山響答琵琶酒溼青莎肉飼鴉樹葉無
聲神去後紙錢飛出木棉花是隋時已有紙錢不始於唐
也

開頭

江中開船第一次謂之開頭杜詩長年三老遙憐汝振花
開頭自有神

杜詩臨邊王相國兩語

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仇滄柱云稍喜有二
意諸鎮不知屯種而縉獨舉行之是爲稍喜縉素黨附元
載此事在所節取亦爲稍喜也予取其前說爲是蓋唐時
莫善於府兵之制有事則聚爲兵無事則散爲農猶有寓
兵於農之意至元宗時已盡改其初法公深望當時諸將
能復祖制王縉此舉雖未必卽同府兵而銷甲事農猶差
強人意故云稍喜也此與上軍儲句相承

詩有寄託

唐郭代公詠井云鑿處若教當要路爲君常濟往來人是
濟世手段宋人詩云當路莫栽荆棘草他年免挂子孫衣
是度世心腸

紇梯紇榻

唐崔涯嘲妓詩云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篔簹篔簹接絃更著一雙皮屐子絃梯絃榻出門前絃梯絃榻今吾鄉尙有此語作絃裏絃搭

飲中八仙不同

杜詩飲中八仙賀知章汝陽王璵左相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而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又有裴周南不在工部所詠之數

羅虬惡詩

羅虬與隱鄴唐末俱以詩名稱三羅虬廣明中爲李孝恭從事籍中有善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綵孝恭以紅兒爲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旣而追其冤作比紅兒詩百首虬拂孝恭意擅殺歌妓副戎何人亦絕不與校當時眞無所謂政刑矣其比紅兒詩第一首有云馬嵬

好笑當時事虛賺明皇幸蜀中此後如虢國夫人玉環詩
中屢見廣明爲僖宗年號時雖遭黃巢之亂玉步未改虬
用宮闈事比歌者固由文字之禁寬而虬之凶很無禮亦
可概見迺以惡詩著名千古豈非詩中孽海

古人多病而壽

白香山十八歲病中詩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
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香山壽至七十五程伊川先生謂
張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
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此崇甯三年語迨大觀元年
卒壽亦七十五又陸放翁詩羸疾止復作已過秋暮時但
當名百藥何止謁三醫又云病侵強健日又留病壓災年
又病無詩一字又老病頻辭客又多病更知身是贅其言
病最多而卒年乃壽至八十五觀三公事知少病體癯壯

年不加駿削益之調衛仍不損其年也

本朝事入詩

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

李甘詩

河隍非內地安史有遺塵

史將

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

河隍

可憐貞觀太

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過魏文貞公宅

黠戛可汗修職貢文思天

子復河隍

奉和自相公

直是超然五湖客未知終始郭汾陽

雲夢

澤

此皆杜牧之集中句也唐人用本朝事入詩無過於牧

之者至宋人尤多大家如蘇黃亦不免若南宋劉改之輩
幾於十首九見殆不勝舉

夢雨

義山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注家以陽臺

夢雨事實之心疑若是陽臺夢雨何得云一春常飄後閱

滄南詩話

金王若虛從之著

云蕭閑

金蔡松年伯堅官丞相善詞

云風頭夢雨

吹無迹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老皆道
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
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
豈亦如雷溪之說乎得此始豁然

戲車

劉隨州詩賈生王佐才術縮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
重位子案縮以戲車推爲郎戲車是郎官屬戲卽塵非游
戲之戲也劉旣誤用而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縮以車戲
事文帝爲郎尤失考若東方朔傳內之設戲車則戲弄之
車與縮傳異又戲車之設在武帝時縮事文帝時尙未有
也

唐詩人專門

唐孟東野

郊

詩集皆古體無近體鄭都官

谷

雲臺編詩集

皆近體無古詩可知古人此事專精不工者遂不爲不似
今人可一體不工不容一體不備

沿江祀吳將

吾楚湘漢間沿江一帶多祀三國時吳將丁奉甘甯陸遜
諸神並傳有神鴛送客之異案劉夢得自江陵沿江道中
詩有云行到南朝爭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注陸遜甘甯
皆有祠宇蓋自唐時已然

吳讓皇詩

江南餘載云讓皇在秦州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
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
岫愁千疊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
細思量五國故事以後四句爲一首惟遠岫作楚岫千疊
作千點回首作端坐江表志以前四句爲一首惟二十年

前作三十年來兩書俱云讓皇作與江南餘載同獨吳任臣氏十國春秋注引馬令南唐書謂此詩爲後主李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而作前四句與江表志同後四句煙凝作雲籠千疊作千片雨滴孤舟作雨打歸舟回首作聞坐又於楚定王景遷傳云景遷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有兄弟四人三百口之句謂元宗景遂景達景暹也景遷不與焉蓋後主兄弟八人及歸宋時尚存其六自不得以兄弟四人屬後主不知後主賦詩自慨卽感懷先緒亦不應於先君叔伯斥言爲兄弟四人且去國遠降於歸舟二字亦復不切考讓皇兄弟六人烈祖高祖皆卽尊先逝其在位時有臨川王濛新安王潯德化王澈正屬兄弟四人雖禪代之際濛已前死而因國難遇害讓皇未嘗不隱痛於心則就兄弟四人之句推之屬讓皇作無疑且於情事亦

較合也讓皇殂年二十八歲詩第二句宜從江南餘載作
二十年前爲合歸舟亦宜仍作孤舟

木客

蘇玉局云山中木客解吟詩案木客形如小兒明末鄭湛
若謬在恭城時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入市作器工過
於人好爲近體詩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嘗
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逾動長門鏡更深又云何處殘春
夜和花落故宮鄭所著赤雅中自述所見如此但木客既
生秦時何知有律詩山中無書又何知劍閣長門後來諸
典故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亦傳爲木客所作則在玉局前

詩兩存

古人重改陽城驛吾輩欣聞石介名風味可人終骨鯁尊

前真見魯諸生長安官酒甜如蜜風月雖佳懶舉觴時送
盤蔬還會否與公新鬪釀端方劍南集中詩也後閱宋朱
翌瀟山集亦載此二絕但題止石芥兩字與陸微異又身
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說蔡中郎絕句一首載劍南集今
劉後村詩集中亦載之

重九詩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
畝就荒天一涯豈有白衣來剝啄一從烏帽自欹斜真成
獨坐空搔首門柳蕭蕭噪暮鴉此唐高常侍重九詩也近
日選宋詩者復作程俱詩且於末聯引程自注云高適九
日詩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爲真成句左證
且玩百年句似宋人排調非唐詩又案高達夫五十後始
稱詩其仕亦晚年始達三已之句亦不相合決非高詩無

疑

鄱官神

鄱官神不知何神吾鄉漁船多祀之每於元夕簫鼓祀神
江西漁舟亦然或作番官記見放翁詩中案唐李夢符漁
父詞有云漁弟漁兄春到來婆官賽卻坐江隈椰榆杓子
瘤杯酒爛煮鱸魚滿盎堆則又作婆官也又後漢書曹娥
傳記婆婆神殆亦卽婆官之類

誣讖古賢

後人慣造事實誣讖古賢不但碧雲駮也如范文正公懷
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
著成離恨祇託春風管領來姚寬西溪叢語便云公守鄱
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云到京以綿臙脂寄
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

好顏色至今墨蹟在鄱陽士大夫家後考舊饒志有繼公
守饒者和四詩陳希亮云弱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
時開主人當日孤眞賞魂夢還應到此來魏兼云使君去
後堪思處慶湖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
爲誰開畢京云花木還依舊逕栽春園不惜爲誰開幾多
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聃台上來曹經云池館名公舊日栽
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讀
此可釋然於公爲慶湖堂之花木詠非喜樂籍也而西溪
所云寄膳脂及小詩墨蹟皆謔語造誣不辨自明矣趙子
固孟堅爲賈似道幕官卒於宋度宗寶慶二年元姚桐壽
樂郊私語云子昂入元後爲學士過子固家子固惟問弁
山笠澤佳否及子昂去以水濯其坐具不覈時代設此詆
謔後來以爲子昂口實甚有入之詩歌者此與姚西溪語

將毋同

金末詩紀糶政

金趙宜之元有鄰婦哭詩云鄰婦哭哭聲苦一家十口今
存五我親問之亡者誰兒郎被殺夫遭擄鄰婦哭哭聲哀
兒郎未埋夫未回燒殘破屋不暇葺田疇失鋤多草萊鄰
婦哭哭不停應當門戶無餘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運
米雲中行秦簡夫略穀靡靡上黨公府作云穀靡靡青割
將來強半糶急忙舂米向官倉只恐秋風馬塵起官倉遠
在蕎麥山南梯直上青雲間梯危一上八九里之字百折
縈回環憑誰說向監倉使斛面莫教高一指請君沿路看
擔夫汗顆多於所擔米此與趙君詩同一哀音促節金末
糶政如此安得不亡李正臣字節有句云梏頭打出和羅
米丁口簽來自願軍亦可想見金末時事

施宜生詩

施宜生在宋逃罪降金海陵朝試進士題有日射三十六熊賦宜生賦云聖天子揆文德奮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海陵賞之遂登第後以學士使宋頗自誇其賦館伴語云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貴耳集又云所謂熊卽侯也非獸也金詩記事云遼興宗重熙五年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冬十月王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廷則海陵襲出此題尤不足誇矣予曾見其題畫一絕云塞鴻橫天三兩行欲下未下先悠揚平田到處菰蒲美託身何必來瀟湘款書三住老人草書頗佳

遣山論蘇詩

遣山論詩蘇門若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云只知

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是遺山於蘇詩頗存刺謬之意然案遺山洛陽詩云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查初白云摸金校尉非中郎也東坡誤用先生仍而不改夫遺山用典尚承東坡之誤謂非服習坡詩有素者乎

學詩自警語

元遺山爲楊叔能小亭集引云子學詩以數十條自警云無怨對無謔浪無驚很無崖異無狡計無媼阿無傅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聖賢癡無爲妾婦妬無爲仇敵謗傷無爲龔俗閎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

無爲天地一我古今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予案自來詩人犯此弊者不少且有以此稱佳者墮入魔道而不知宜各書一端於座右以當詩箴

遺山詩語

遺山先生詩爲金源一大家高健處可與杜韓抗手嘗喜誦其贈答劉御史雲卿云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溫柔與敦厚埽滅不復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讎眞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異同甯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朽將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酬胡爲文字間刮垢搜癢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儕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關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楚歐吾輩論古多蹈

此弊非但文人相輕惡習先生七古雄渾七律尤壯闊排
算獨出五律老成七絕超渾五絕少遜然亦老重子尤愛
其五古微至處令人作十日思也

虞伯生詩語

虞伯生先生送家兄孟修父輪租南還詩云大兄五月來
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兄弟五人四人在每憶中郎淚沾
臆我家西蜀忠孝門無田無產惟書存兄雖筦庫實父蔭
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
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苦不多又不
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
峨歸未得盤盤先隴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
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何置置明年乞身向
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此詩樸質深厚全從漢樂府脫化

而不襲其面貌先生自云漢廷老吏真不愧其言然全集
中如此等詩亦少矣七律詩人皆喜其送袁伯長扈從上
京一首予謂此詩惟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棗
一聯可稱雄警其下聯云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囊出
蒲萄夫蒲萄出於銀囊知爲酒也窈窕之來於錦韉是爲
何物乎

海忠介詩

海剛峯先生贈竹園隱者詩云寂寂江村路何煩命駕過
羊求忘地遠松竹到門多野外常無酒田間別有歌洗杯
深酌處落日在滄波此詩剛峯自書筆力蒼勁款書海瑞
兩字刊鴛峯寺壁上詩筆清婉不類其爲人

崇禎宮詞

王慕吉

範四川內江人崇禎
朝知縣行取御史

有崇禎宮詞二首足備掌故

詞云水殿風搖楊柳絲先皇朝罷獨憂時抽毫卻寫賢臣

頰面勅中涓賜主兒

自注故宮人左氏今爲民間浣衣婦能言掖廷舊事云宮中稱皇太子曰

主慈甯宮禁老莓苔元日驚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送拜畢

六龍飛輅一時回

懿安張后居慈甯宮帝朝后不相見於簾內答兩拜

魚肚白

魚肚白染色名吳楚市語皆有之若古稱天水碧雨過天

青也

國初莆田余澹心

懷

黃岡杜茶邨

濬

長洲白仲調

夢熊

三人同寓金陵以詩齊名時人有魚肚白之號澹心

八十餘卒尤西堂先生輓詩有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

同看黨人碑卽指此

查初白詩

查初白敬業堂詩集存者過多遂少別擇其沈博清轉之作固據勝場而下筆類唐處政復不免趙雲松篇評句采

集爲詩話列之放翁遺山梅村諸老之後蔣心餘遂將全集痛加詆斥謂是山歌村唱其亦過矣蔣評無刻本予有一冊是蔣手書

瞽先生

馬碧潭名澄善化人三歲以痘瞽七八歲聞鄰塾書聲輒默誦強記塾師奇之稍爲講解便豁然通其義有所論列宿儒皆遜之尤喜聞人誦唐宋古今詩一過不忘自爲詩皆清警家貧習星家言張卜肆多奇驗卒時自知死期吟絕命詩索同人作和章生輓次第聽之且泣且讚讚畢卽逝生前營壙請人題墓碑曰瞽先生馬碧潭墓墓在吾省南關外妙高峯雨花臺下詩藁散佚不傳聞傳其警句如懷友云一夜梅花香國夢十年燈火故人心中秋云天餘夜色三分外人在秋光一半中詠梅云偶來小立憐孤影

忽漫懷人在異鄉清淺池中思季迪參差竹外見東坡瀑
布云直注疑穿地回流必上天蜘蛛云夕陽華屋少微雨
廢樓高絕命詩云栗園有憾生春草節杖無人臥碧苔粟
園卽所居小園也吾宗春田先生銜爲撰替先生傳蓋乾
隆末年人

楊昭節詩

吾鄉楊菊泉大令延亮嘉慶癸酉科本省鄉試解元年甫

十八聯捷成進士宰山西趙城有善政己亥教匪曹順之
變闔門死難事聞 賜卹予蔭 特予諡昭節於趙城建
專祠予少時見所著月塘樵唱詩集詠項王廟有句云生
無面目還鄉土死有頭顱贈故人卽驚其語異常文章節
義滋可重也

潘四農斥王次回詩

王次回疑兩集專以旖旎爲工柔文膩理潘四農謂爲淫靡摘句糾之誠然顧謂其句如窗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姚冶不堪予謂此是四農從淫蕩處着想故見得如此以予平情論之句固不工要不過寫一慙慵小女子之情態從古詩無達詁見智見仁各隨意境所到如青衿詩序謂刺學校廢就學校釋之語語皆學校也集注謂刺淫奔就淫奔釋之語語皆淫奔也蔓草溱洧諸詩亦然四農養一齋詩話力持詩教而壇坫習氣太重其刻辭處未免固哉高叟之識

凌荻洲

唐劉夢得感呂衡州詩有云空懷濟世安民略不見男婚女嫁時亡友凌荻洲水部病中輒吟此兩句淚下悽然不數日遂卒每憶前語不勝腹痛荻洲名玉垣善化人道光

丁酉拔貢己亥舉人 朝考一等七品小京官分工部考
取軍機章京未及補用而卒爲人倜儻負氣節重交友具
用世才曾文正公重之卒年不過四十知交無不痛惜詩
筆清剛著有蘭芬館詩集已刊行後嗣無人其詩板及遺
稿未刊者俱無可問矣偶檢殘書見其手書 詩未刊入
集者亟錄之題云己酉三月二十八日有作東滌生侍郎
書請郢政詩云高樹驚風一葉存春時無意問琴樽錢刀
欲盡交游氣風雨終虛骨月恩弱柳撩人爭旖旎狂花笑
客故紛繁 鮮民四十年來感半死枯桐相對掩門案此爲文
正與予爲荻洲作四十生日觴於文正宅中荻洲次日卽
作此詩沈鬱悲感予與文正語心竊憂之果不逾年而死
矣

勞生語

吳野人五絕云南鄰種豆翁中夜不能逸白髮與豆苗天明一齊出吾友吳樵台七絕云老叟陪牛臥樹間烏捷白髮兩清閒知他各有午時夢稻滿清畦草滿山兩詩同一意境各極勞生之感

送窮詩

亡友吳樵台孝廉准除夕小詩數首內送窮一絕云感汝纏綿三十年茲行海濶又山巔柳船無力桃符惡珍重高牙大宅邊予笑謂君詩如此多情窮鬼不忍舍君而他適也樵台大笑近聞一俗子作云家家都放霸王鞭俗呼爆竹送去窮神路八千此去更無相見日要來你也没盤纏寫窮字盡相窮形大可噴飯惜樵台未及聞之

羅竹卿

善化羅竹卿銓秀才幼慧絕倫讀書過目不忘少與余同

塾會課七人課藝七首誤爲僕子所焚君一一錄出不誤
一字十三歲時其太翁攜往湖北登仙棗亭詠詩云男兒
無限事不敢作神仙見者驚爲大器卒以親老家貧餓墜
遠出客死桂陽州逾年其弟始負骸歸葬幼聘彭氏女以
貧故卒未娶予懷君詩所云阮修歲壯婚期誤毛義親衰
祿養難也君沒後彭矢志不嫁撫姪爲嗣侍十指共饘粥
云

采茶歌 山歌

吾鄉土歌有采茶歌山歌兩種采茶歌云姊妹過江去采
茶江流盡處是郎家莫到江心起波浪浪花雖好只空花
山歌云好馬不喫回頭草好客不飲路旁茶蜜蜂子不采
罷園花罷猶落也言園中
花之將落者也又云十里長亭趕送郎郎去求
名到他鄉郎送姐的金心戩卽等子也
俗書作戩姐送郎的好荷香

荷香字
見玉篇

又云家花不及野花香野花不比家花長養花莫
靠秋露水露水雖溼不成霜又云不曾見鏗花會結果不
曾見鐵樹會開花好馬不受兩鞍轡好船不用兩槳划好
女兒不喫兩家茶隱語雙關古心豔語宛然漢魏遺音聊
誌一二以存土風